

從法理、民族、歷史、文化各方面堅決否定「港獨」

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

「港獨」言論在香港喧囂塵上，「港獨」勢力浮出水面，反「港獨」必須釐清一個道理：香港不是「沒有條件獨立」，而是沒有資格獨立、沒有理由獨立、沒有可能獨立——根本不能夠獨立。從法理的角度看，「港獨」言行是嚴重違法行為；從民族的角度看，所謂「香港民族」純屬無稽之談；從歷史的角度看，香港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；從文化的角度看，香港的根在中國，文化傳承從未割斷。香港社會各界從各方面堅決否定「港獨」，是遏制「港獨」的關鍵。

今日之香港，「港獨」言論正在擴散蔓延，「港獨」勢力已經揭去面紗，分離主義者把2047年定義為「分水嶺」，預言到那個時候，香港可以「脫離」中國。對此，中央政府和內地民眾高度關注，香港的有識之士也紛紛譴責。毫無疑問，反分裂是主流民意。但是，必須釐清一個道理，香港不是「沒有條件獨立」，而是沒有資格獨立、沒有理由獨立、沒有可能獨立——不能夠獨立。從法理、民族、歷史、文化等方面認清香港與祖國的關係，才能從根本上堅決否定「港獨」的謬論。

「港獨」言行是嚴重違法行為

從法理的角度看，「一國兩制」寫進了基本法，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，它明確了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的原則。三句話中，「一國兩制」是核心。「一國兩制」中，「一國」在前，「兩制」在後，也就是說「一國」是前提。如果沒有這個前提，香港實行什麼社會制度？由什麼人來治理？採取什麼治理方式？這些問題都失去了意義。因為，根基不存，其他都無從談起。如果沒有這個前提，就意味着香港沒有回歸中國。所以，「一個中國」的底線，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和跨越。

考慮到香港社會的特殊性，當年，鄧小平先生以寬闊

的胸懷和務實的態度，提出了「一個國家，兩種制度」的構想，最終形成了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，得到了包括英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認同，這個原則寫進了基本法。

香港是法治社會，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。香港也是一個國際大都會，精英階層最喜歡講「國際慣例」。然而，那些自詡為「社會精英」的「港獨」分子卻宣揚所謂「香港建國」，公然挑戰基本法的權威，公然蔑視國際社會認可的「一國兩制」原則，已經超出了言論自由和正常學術討論的範疇，觸犯了香港法律，也觸犯眾怒，應該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。

香港與內地同種同宗「香港民族」乃無稽之談

「港獨」勢力提出了一個荒誕的概念：「香港民族」。他們的理論是：香港人是有別於中國人的特殊群體。那麼，什麼是「民族」？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，所謂「民族」是以血緣、文化、共同的歷史記憶、民族語言和文字，以及強烈的身份認同為紐帶形成的共同體。

香港人是黃皮膚、黑眼睛、黑頭髮，所有生理特徵完全符合中國漢族的特點；香港人用的是漢字，說的是中國方言之一的粵語，生活中處處都呈現出中國漢文化的印記。再觀察中國的少數民族，在語言、文字、信仰、

生活習俗等方面都與漢族有所不同，民族特徵明顯。香港人與漢人完全相同，何以能成爲一個民族？

「香港民族論」一出籠，就受到有識之士的鞭撻。「港獨」分子自己也覺得底氣不足，又拋出了「真香港人」的概念，提出所謂「身份認同」。這其實是「香港民族論」的變種，他們千方百計要把「香港人」從「中國人」中割裂出來，為「港獨」理論提供支撐。但是，無論「港獨」分子多麼善變，事實終究是事實，不容修改，也修改不了。

從歷史的角度看，香港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誰也無法否認，除了回歸後成長起來的一些年輕人對香港的歷史可能不太明白，大多數市民很清楚香港的歷史。香港的教育剝奪了年輕人了解歷史的權利，這個責任也不在年輕人。

香港島本是廣東的一個小漁村，鴉片戰爭之後割讓給英國，後來英國與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，又分別強佔和租用九龍、新界，期限為99年，這就是今天香港1,000多平方公里的版圖。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歸祖國，中國中央政府在港恢復行使主權。體現在外交上，香港只能以「中國香港」的身份參與國際活動；體現在國防上，中央派遣駐港部隊，維護領土完整。同時，按照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的原則，中央將大部分治權移交給香港，不干預香港內部的具體事務，這些治權通過基本法已經明確，還有一部分治權基本法中並未明確授予香港，則仍由中央掌握。

毋庸置疑，香港在被英國人殖民統治的百餘年間，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市，「東方之珠」令世界矚目、讓世人青睞，但這絲毫不能改變香港屬於中國的事實。這就如同一個窮家養了許多孩子，其中的一個孩子被人家連哄帶騙拖走了，多少年後，這個家富裕了，把孩子要了回來。這個孩子比以前長高了、長壯了，也比

以前聰明伶俐了，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他與這個家庭的血緣關係。聞一多先生曾寫過一首《七子之歌》，廣為流傳，香港就是中國曾經丟失的七個孩子之一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誰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。

語言和文字是文化的表象，信仰和價值觀是文化的內涵。香港人寫漢字、說漢語，這個表象是顯而易見的，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基因也在港人身上一直延續。



屠海鳴

香港根在中國 文化傳承從未割斷

兩千多年來，儒家文化在中國佔據主導地位。儒家的世界觀是天人一體、家國同構，人生觀是公大於私，價值觀是義大於利。儒家還倡導「和」的理念，「和為貴」、「君子而和而不同」、「和則兩利，鬥則俱敗」。細細分析，這些文化基因在香港人身上並沒有消失。香港地域狹小，資源匱乏，卻能在全球經濟中佔據一席之地，說明香港人善於把握天下大勢，順應發展潮流，有「天人一體」的理念；香港城市擁擠，但管理科學，和諧有序，說明香港人注重維護公眾利益，有「公大於私」理念；香港被英國統治一百多年，脫離祖國，但每到為難時刻，香港人總能與內地人攜手共赴國難，比如抗戰時期，香港支援內地的物資源源不斷，說明港人有「義大於利」的理念。今天的香港呈現文化多元的景象，也說明香港是一個包容的城市，「和」的理念深植於港人心中。

文化是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。從文化的角度看，香港的根在中國，文化傳承從未割斷。所以，香港廣大民眾否定、抵制、揭露「港獨」，迫在眉睫，義不容辭！

劉炳章：覓地夠10年建屋 特首房策做到足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陳庭佳）房屋及土地問題是現屆特區政府施政的「重中之重」。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劉炳章表示，當局覓得的土地，可滿足10年內興建46萬個單位的目標。他又說，特首梁振英在這4年間，於增加房屋供應方面「交到功課」，公眾應該公正評價。



劉炳章認為特首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「交到功課」。

劉炳章近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，今年及明年土地供應會達標，當局現時覓得的土地，可滿足長策會定下的10年內興建46萬個單位的目標。他又指，差餉物業估價署早前預測今年私人住宅新單位落成量增加逾六成，有1.82萬個，創2004年後12年新高，個人預期明年落成量與今年相若。

發展郊野公園謀長遠 不應否定

早前提倡開發部分郊野公園用地建屋的他續指，雖然現屆特區政府表明不會發展郊野公園，但應「never say never」，因香港郊野公園用地比例較新加坡、日本、韓國甚至美國為高，佔全港土地達四成，而且郊野公園沒有客觀及科學化的定義。

他又指，郊野公園用地屬於特區政府，沒有業權問題，工程可以盡快「上馬」。雖然要花長時間討論是否開發郊野公園，但處理新界東北發展業權問題的時間也不短。

劉炳章以鄰近大欖隧道錦田出口的郊野公園用地

為例，指當局將會發展鄰近的錦田南，約170公頃土地完成發展後，將有3萬多伙，容納近10萬人居所，並設有學校、診所及商場等社區設施，加上鄰近港鐵站，兩處同時發展可產生協同效應。

他續指，該塊郊野公園用地約150公頃，其中60公頃可作開發，估計與錦田南發展區一樣有3萬多個單位。

同時是港鐵非執行董事的他又慨嘆，當局建屋計劃往往遭地區反對。

他說，早前視察青衣港鐵站，而港鐵站外的巴士總站本可興建上蓋，再在上蓋興建兩幢住宅，但在區議會反對下，計劃只好變成港鐵站上蓋商場的延伸部分。

被視為「梁粉」的劉炳章指，特首選舉臨近，一些人已開始跟梁振英「算賬」，逐點檢視他的施政，但公眾應該公正評價他，個人認為他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「交到功課」，也「夠膽同發展商say no。」

「老鴿」雖言退 「乳鴿」寸換血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鄭治祖）民主黨多名元老級立法會議員早已決定在本屆任期完畢後退下火線，一眾「乳鴿」正蠢蠢欲動「博上位」。民主黨中常委、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（圖）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，民主黨需要可持續發展，「換血」只是自然發生的世代更替，「難道一個議員選到70歲，都仍要繼續選下去嗎？」

許智峯稱輸都要選

許智峯稱，今次立法會選舉不應太計較民主黨議席得失，「就算輸今屆議席，下屆再試。」

被問到會否擔憂激進派將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「鉅走他們的票」，他則稱，激進派的支持者數目是增加了不少，但民主黨在反對派中的「光譜」最闊，加上過去立法會選舉中，不少選民均是「認黨不認人」，故「溫和反對派」未必會受影響。



葉國謙：民建聯朝執政黨發展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陳庭佳）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辭任行政會議成員後，引來她是否計劃參選特首的猜測。接替李慧琼行會一職、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昨日表示，民建聯會朝執政黨方向發展，但暫未聽到有成員有意參選下年特首選舉。他又指民建聯臥虎藏龍，有很多符合特首條件的成員。

葉國謙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，民建聯會朝執政黨方向發展，是否派人參選特首要視乎成員是否願意及有能力，但暫時未聽到有成員有意參選下年特首選舉。雖然有人指創黨主席曾鈺成適合特首，但對方不願意參選，而李慧琼將來會否選特首是言之過早，世事發展難以預料。

符特首條件者多 未必願「下廚」

他形容，民建聯臥虎藏龍，相信有很多符合特首條件的人，但未必人人都願意進入「熱廚房」，或有其他因素覺得自己不合適。被問到民建聯是否有必勝把握才「去馬」，他直言選舉

從來沒有必勝，但個人認為如果民建聯派員選特首是陪跑，就不應派人出選。

他又說該黨是否派員選特首，沒有「中央指示」，只以該黨本身作為考慮。

被問及特首梁振英如果競逐連任，葉國謙認為梁振英在團結社會各方和聆聽意見方面有改善空間，如果要競逐連任，就需要考慮向反對自己者釋出更多善意，以免令社會更撕裂，又同意當權者應有胸襟接納不同意見。

對於自己接替李慧琼行會成員，他說李慧琼去年當上民建聯主席後，已向梁振英辭任行會成員，但梁勸她再作考慮，所以一直在商量中，又強調並無特定事件成為轉捩點，包括去年政改方案被否決。

他又笑言前日出席首次行政會議後，覺得頗具挑戰性，作為新丁需要學習，但不會拿行會保密原則來做避開採訪的擋箭牌，「行會嘅嘢唔答，其他我也都答。」



葉國謙表示，民建聯內符特首條件成員不少，但他們未必願意參選。



潮水退了，就知道黃之鋒「沒穿褲子」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「學民思潮」突然被「停止運作」，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「學民思潮」向來都是黃之鋒的「私人王國」，一切路線方針都是他說了算，但近年「學民」內部卻出現了嚴重的路線之爭，不少成員對於黃之鋒愈來愈激進、「學民」政治色彩愈來愈濃厚感到不滿，希望「學民」能夠

重返學生組織路線。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剛過去的新界東補選，黃之鋒本來全力支持公民黨楊岳橋，但內部卻認為「學民」不應參與選舉，最終黃之鋒無奈之下唯有要親信黎汶洛「退黨助選」，而黎更因此遭到網民群起而攻之。經此一役，黃之鋒開始發覺難以再全盤控制「學民」，既然這個他創立的組織不再受其控制，不如將其毀掉重新組織，以便更好地控制。

「學民」成員，並且繼續在校園「招兵」。最妙的是，如果「學民」繼續運作，他新的學生組織將難有吸引力，於是他就直接結束「學民」，為的不過是方便其操控，借屍還魂。

因此，「學民」突然壽終正寢，本身就是一次「不正常的死亡」，以「學民」的財力、人力以及對學生的影響力，原本還有不少發展空間。但由於黃之鋒要尋找政治出路，由於黃之鋒覺得「學民」已經開始不受控制，於是就一手將其推毀，這樣「生殺在我」的霸道，試問何來一點民主精神？又何來尊重過「學民」成員以及曾支持「學民」的人士？黃之鋒的表現充分暴露其反民主的本質，表面是「民主英雄」，實際滿腦子政治私慾、「封建思想」，總是認為「學民」是他個人私產，要生要滅只是他一念之間。如果香港要靠這些人爭取民主，其實就是對民主的最大諷刺。

現在黃之鋒終於如願結束了「學民」，下一步就是組成新政黨，並且在港島及九龍東出選，如果成功勝出，將可打響新政黨的頭炮。黃之鋒機關算盡，但要取得兩席恐怕並不容易，首先其新政黨定位為主張「自治」的「港獨黨」，但論激進他們又不及「激進本土派」，而近日「激進本土派」支持者已經全力向黃之鋒開火，意味黃之鋒要爭取激進票並不容易。但要爭取溫和反對派票，其「港獨」的立場又是「趕客」。更重要的是，黃之鋒的最大政治資產是學生形象，令外界認為他們沒有政治算計，沒有考慮個人私利，但經過「學民」被「停止運作」事件，已暴露了黃之鋒的政治野心及反民主的思維，假面具盡毀，形象一鋪清袋，對青年學生也失去號召力，兩面不是人。黃之鋒的鬧劇正應驗了一句名言：「潮水退了，就知道誰沒穿褲子。」廣大市民終於看清楚，原來一直「沒有穿褲子的」，就是黃之鋒。

